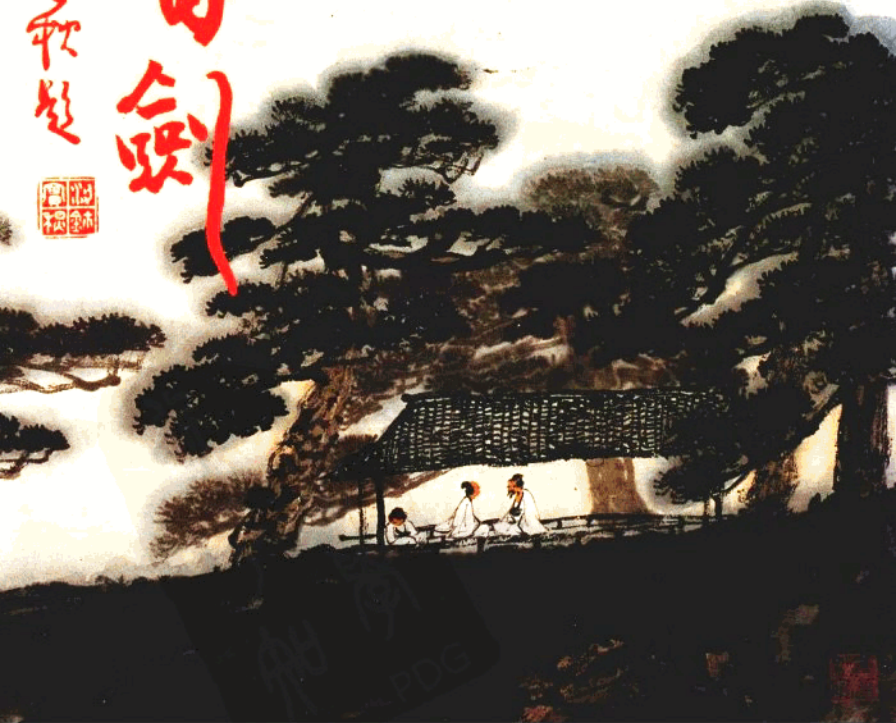


蕭敬人作品集

念情商劍

梁宣軒題



五十壯懷

蕭敬人

——「蕭敬人作品集」自序

風起雲湧，大江東去。

多少歡樂，多少愛恨，多少滄桑，多少無奈！俱往矣！一如落花之飄零——論英雄還看今朝。

千尺樓頭，看台北之夜，一片廣廈連雲，疊落在無盡燈火璀璨裏，光怪陸離、火樹銀花，焉能不令人大生嗟嘆！物質文明爲今日世界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遷，任何的落伍、停滯不前，在「現代」這個名詞之下，都將被遺棄不復存在。「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其實早已是千古不易的哲理。

廿七年的寫作生涯，耗盡了我的青春少年，如今五十而壯，回顧前塵，於既往那些血淚交集的斑斑足跡裏，猶自在摸索着那條屬於自己的成功之路。這條路是漫長而艱鉅的。「長劍在手」焉容我少緩須臾？！

十年居美，曾讀書千卷，亦行萬里之路。望盡千帆，試卜飛花，仍然捨不下手中之筆，今後歲月，亦復如是，鮮有變換之可能。

客次十月，應遠景出版事業公司沈君之請，整理出版舊作，一片貧瘠蒼白中，喜見燐光數點。去蕪存菁，計揀獲新舊作：「含情看劍」、「長劍相思」、「白刃」、「西山翠冷」、「俠歌」、「洗劍天池」、「鳳點頭」、「雪落馬蹄」、「白如雲」、「搏命揚子江」、「定時掌」等十餘部。滄海拾珠，分外清新可喜。「遠景」沈登恩先生，出版界之新秀也，生平傳奇，早已膾炙人口，不再囁嚅。今後著作，將分別交由「時報出版公司」與「遠景出版公司」發行，各有所屬，互不混淆。有見於坊間大批冒名「蕭逸」之著，對我而言，其痛楚不啻誅心之劍。痛心之餘，吶喊無力，不得已在此鄭重宣佈：

「我改名了！」

蕭敬人者蕭逸也，名雖有異，其人實一。對於甚為關心愛護我的朋友讀者來說，早已不是秘密。「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不得已耳。知我諒我，幸不為罪！

為文之末，適逢五十賤辰，撰聯自勵：

豪情萬丈供點筆

一篇珠玉是生涯

是為序。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客次台北

「含情看劍」(一) 目次

第一回	花自飄落水自流·····	一
第二回	匣中長劍夜自鳴·····	二三
第三回	陌上花開君知否·····	三九
第四回	飛花江上香滿船·····	六五
第五回	蛾眉杏眼小蠻靴·····	九三
第六回	夜半鐘聲到客船·····	一二三
第七回	橫眉冷對千夫指·····	一三九

第八回	上窮碧落下黃泉·····	一六七
第九回	綠蔭深處桃子熟·····	一九三
第十回	何堪青霜慰寂聊·····	二二三
第十一回	龍入滄海鳥入林·····	二九九
第十二回	風流倜儻九公子·····	三三七

第一回 花自飄落水自流

「罇」者蟹也

「紅罇」；紅蟹也

紅布黑字的大招牌。

「紅罇上市」。

今年的蟹訊是晚了。

「白露」後十五天是「秋分」，眼看着已交了「寒露」；才見着這爲數不多「蟹陣」的頭一撥兒。

招牌一早就亮出去了；來吃的客人却並不多！
是年頭兒不對了！

如今這個年頭兒，是兵荒馬亂的年月！

崇禎皇帝那年上吊死了，身後留下來的這個破爛攤子可也不好收拾，「福王」朱由崧、「唐王」朱聿鍵、「魯王」朱以海！這麼多個意圖中與的主子，先後都落入敵手，喪了性命。

「大明江山」眼看着「剃頭的拍巴掌」；這就完了蛋——却是「桂王」朱由榔不甘服輸，亡命在外，一力苦撐。去年在肇慶即位稱了皇帝。國號「永曆」。算是大明宗室剩下來的唯一根苗，明朝江山是不是還能苟延殘喘下去，可就全指望他了。

老天爺很不捧場。

說是風；就是雨——先來了一陣風，吹得唏哩嘩啦，緊接着大雨點子，像是撒豆子似的落下來。

眼看着「紅蟬上市」這塊招牌在雨勢裏走了樣兒，就像是戲臺上的「三花臉兒」：濕漉漉一塌糊塗，不知道寫的是個什麼玩意兒。

一匹黑馬，馱着個年輕的黃衣客人就在這當口兒來到門前，翻身下馬，正好迎着小夥計的油紙大傘，算是「快活居」收市以前最後的一個客人。

想走的不能走，不想走的更懶得動彈；這叫「人不留；天留！」沒啥好說的，留下來多喝兩盅吧。

雷聲隆隆，雨是越下越大。

那一面池塘裏，白鵝戲水，振動着翅膀，呷呷鳴叫着，雨點子散落在水面上，劈劈剝剝，像是開了鍋的稀飯。

黃衣人挑了個靠窗戶的位子坐下來。要了酒、點了客「紅蟳」，就着黑醋薑末蘸着吃。二十好幾的年歲了，還是個後生子，總是有點歷練吧！瞧瞧那身子骨、眼神兒，你可也敢小瞧了他。鬍碴子有二指來長，多天沒有刮了。野性、任性！却掩不住他原本拘謹斯文的內涵……

斜捎裏，有雙眼睛在「釘」着他——

那人四十上下，黑瘦的個頭兒，一身茶色緞質褲褂，留着短髭。濃眉大眼，很是精神。黃衣人約莫着似有所察，却是不等他轉過臉來，那人已把一雙眸子移了開來。

這個人像是有病了。

蒼白的臉，看着頗嫌憔悴。寬敞的腦門兒上，紮着條青綾子，三指來寬，垂下來的一邊

，總有二尺長，搭在肩上，一身灰色緞子的長長披風，連着同色的風帽，一直緊緊裹着他的身子，風帽上那塊老大的寶石結子，閃閃生光，頗似名貴。連帶着使人想到此人不落凡俗的身分。却是一句話也不說，滿面愁容的直向雨地打量着。

同座的一人，紫面長身、猿臂蜂腰，氣勢極見昂揚——一口長劍平置案頭，並不掩飾他武者的身分。

偶而他彎過身子，小聲的向那生病的相公說些什麼，表情甚是恭謹，却又不似主僕身分，神態間大是令人費解。

「下雨天、留客天！」

說話的人是個老瞎子，向天上伸着一雙瘦胳膊，打了個老大的哈欠：「閑着也是閑着，那位爺兒們好心，照顧老瞎子；來上這麼一卦？嘿……保證你出外大吉、開張見喜！」

短髮灰眉。黃焦焦的一張瘦臉。總有六十多了，翻着雙大白眼珠子，瞧着怪嚇人的。

「風中有雨，雨中生風，風雨不息，亢龍在田！」

自個兒嘟嘟唧唧說個不休，「嘩啦！」一聲，把手裏制錢撒向桌面，滴溜溜儘自打轉；却用手按住，叱了聲「開！」揚手而開，隨着一雙白葉眼，低頭瞎弄一陣，却自大笑起來

「霹靂一聲見陰陽。」

皇帝小子要遭殃；

天有風雨人有禍；

只道兩般一齊來。」

真個「語不驚人死不休」，幾句話一經出口，舉座震驚。

舉杯對飲的一雙藍衣老者，緩緩放下杯子。

正自打盹的黑臉散髮頭陀，也自睜開了眼睛。

各人表情不一，七八雙驚異的眼睛，一時都向着他集中過來。

「老瞎子，你好大的膽，嘴裏胡說八道，就不怕在座有那公門捕快，朝廷當差，把你捉將官裏去麼？」

黑頭陀邊說邊笑，喝風撒野的那般模樣，有意無意却向着一旁兩個藍衣老者瞟了一眼，却把面前一大盃白酒端起，長鯨吸水似地嚥下肚裏。

和尚也食葷腥、喝得酒？！

「這是那一位？」瞎子翻着白眼：「敢是那位佛爺？」

「噢——怪了！」

黑頭陀大聲嚷着：「瞎子也看得見麼？怎知酒家俺是佛爺？」

「那还用說？」老瞎子冷冷說道：「瞎子眼睛心可不瞎，大和尚你八成兒還帶着傢伙——月牙鐘吧！」

這麼說，各人才明白了。

一進門時，黑頭陀手裏拄着這把傢伙，落地有聲，不用說聽在瞎子耳朵裏，便自心裏有數。

黑頭陀却不這麼想，他的「招子」不空，老瞎子吃幾碗飯，他心裏有數。

聆聽之下，這頭陀一時仰天大笑起來。

「這話倒也有理——老瞎子！」黑頭陀大聲說：「今天這種天，你是不該出來的，這般風雨，有眼睛的人，還得十分小心，何況你一個瞎子？再說，那一個又會照顧你的生意？我看你還是趁早歇市，免得跌了跤，弄得鼻青臉腫，却是何苦？！」

「那也不然！」瞎子嘻嘻笑着：「這不全仗着地頭熟嗎，有眼睛的人就該看清楚了，今天是什麼天，這裏是什麼地界？嘿！要是冒冒失失，不聞不問的就來了，不管你是何方神聖，多大來頭，照樣也得栽跟頭，丟人現眼，我說佛爺，你說我這話可在理兒？」

黑頭陀聆聽之下，神色一變。

斜刺裏却有人搭了話頭——

「平西王他的胳膊也長了點兒吧！？」

說話的人正是那個黑瘦個頭、濃眉大眼的漢子。一面說一面抖着他那一身挺講究的茶色絨質褲褂。如今這個年頭，這般穿着的人還不多見，此人誠然開風氣之先。

臉上帶着微微的笑，打量着對面瞎子，他冷冷的說：「這裏不是雲南，姓吳的管不着，就是順治老兒也嫌遠點兒了，瞎子，你就別狐假虎威了。」

幾句話一經出口，各人這才恍然大悟。敢情這個老瞎子，竟是「平西王」吳三桂跟前的人。

原來吳三桂自被封「平西王」坐鎮雲南，聲勢極是坐大，附近鄰省，俱在其勢力擴展範圍之內，這裏地當桂省西南，距滇不遠，自是仰其鼻息，不在話下。

老瞎子神色一變，翻起一雙白眼，頻頻冷笑不已——

「足下太抬愛我老瞎子了，其實我那裏配？真人面前不說假話，朋友，你亮個字號吧！」

濃眉漢子哼了一聲，暫不作答，却把一雙眸子轉向臨窗的那個黃衣青年——似乎這個人才是他注意的對象，別人都未曾放在心上。

黃衣人其時酒足飯飽，湊巧這會子雨小了，他便不欲久留，站起來丟下塊碎銀子，逕自離開。

濃眉漢子一直看着他跨上來時的黑馬，冒雨而去，這才把一雙眸子回到瞎子身上。

「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吳三桂喜結宵小，已是衆人皆知，如果在下招子不空，尊駕想必就是他手下人稱『七太歲』之一的『無眼太歲』公治平了，嘿！失敬！」

濃眉漢子話聲一出，各人少不得又都吃了一驚，就連那位伏案的賬房先生也抬起頭。

那只爲吳三桂手下「七太歲」聲名極大，此七人出身黑道，素行不良，自爲吳氏所用，旋即收爲心腹，專爲他幹剷除異己的殺人勾當。乍聞其名，直似有切膚瀝血之痛，自是各人心裏吃驚。

老瞎子怎麼也沒有想到一照面即爲對方摸清了底細，被他直呼姓名，行藏頓爲敗露，尤其是那一句「喜結宵小」簡直是當面侮辱，正是「此可忍，孰不可忍？」

聆聽之下，黃臉上泛出了一片灰白，一雙白眼睛珠子，直似要脫眶而出，驀地狂笑一聲

「你的膽子不小，竟敢言出無禮，接着你的！打！！」

一字出口，右手翻處，一掌青錢悉數飛出，鏗然作響中，直似出巢之蜂，一古腦直向對方濃眉漢子全身上下飛罩過來。

既名「無眼太歲」，當非無能之輩，瞎子伎倆更不止此，隨着一掌金錢出手的同時，整個身子霍地飛彈而起，一起卽落，已撲向黑瘦濃眉漢子當前，掌中金絲竹杖，宛若出穴之蛇，一杖直取當心，直向對方猛扎過來。

「無眼太歲」公冶平決計要取對方性命，眼前出手，既快又狠，絲毫不以眼睛失了準頭。

無如那個黑瘦濃眉漢子，却非易與之輩。

先者，迎着瞎子的一掌飛錢，只見他短袖乍揚，鏗鏘作響中，漫空而來的一天飛錢，一個不剩的悉數爲他收進袖裏。

緊接着左手突出，「嘆！」一把攥着了對方奪心而來的金絲竹杖。

瞎子這一杖力道十足，偏偏濃眉漢子的掌勁兒更不含糊，一經交合，文絲不動，力道運行下，耳聽得「叭！叭！」兩聲脆響，地面的水磨方磚，竟爲之連破了兩塊。

兩塊方磚均在瞎子脚下，不啻說明了他的功力不濟，衆目睽睽下，直把老瞎子那張黃臉臊了個色如黃醬。

明明已是落敗，硬是心有未甘。

「你——」

右手往竹杖上一搭，轉轉之間，一口銀光眩目的三尺青鋒，已自杖內抽出。

竹心藏刃，金絲杖內有機關。

隨着瞎子掄出的右手，大片劍光，宛若銀河倒掛，直向着當前濃眉漢子迎頭猛劈過來。這一手要命殺着，極其可觀，顯然出乎濃眉漢子意料之外。瞎子心狠手辣，這一劍功力

內卒，非比等閒，濃眉漢子猝當之下，只得手頭一鬆，放開了緊抓着對方的竹杖的右手，身形微仰，蹣跚於七尺開外，閃開了對方頗具氣勢的當頭劍鋒。

却不知「無眼太歲」公冶平却是別有異心。

這一劍明面上是在對付濃眉漢子，實際上却照顧了另外一人。

隨着他急速轉轉的身子「呼——」直似飛雲一片，起落之間，已到了另一座前。

這個桌上的兩個客人——看似微恙的生病相公與氣勢昂揚的紫面長身大漢，俱都爲着瞎子的猝臨吃了一驚。

老瞎子存心叵測，身勢甫落，更不遲疑，掌中劍颯然作響，流星天墜般直向座上那個生病相公當頭劈落下來。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瞎子居心，明眼人固然不難測知。眼前「圖窮匕現」；情急殺人的一手，却是大倖常情，不免怵目驚心。

倒是那氣勢昂揚的紫面大漢忙中不亂，一口長劍原已壓置手下，這一霎霍地振腕掣出，「嗆啷！」脆響裏，迎住了瞎子來犯的劍鋒。

好強的腕力！

隨着紫面大漢的出手，雙劍交鋒下，老瞎子其勢不逞，腳下一連打了兩個踉蹌，退出四

尺開外。

紫面大漢一劍封開了對方，原可趁勢進招，他却計不出此，退後一步，抱劍而守，侍立於生病相公身邊，神色極爲軒昂。

老瞎子怎麼也沒想到，連番出手失利，眼前已無能再作逗留，怪笑一聲：「後會有期！」

瘦軀倏弓，施了個「金鯉倒穿」的式子，「唻」地反竄而出。

斜風細雨裏，怪鳥般的臨身池面，却不忘衆人眼前一番賣弄——隨着落腳處；半籬枯竹的微微一顫，瞎子偌大的身軀已自第二次騰身躍起，翩翩乎如野雁騰空，向着岸上掠去。

却是有人放他不過。

窗前人影猝閃，濃眉漢子鬼影子般已現身當前。

隨着他揮出的右手，鏗鏘作響，一蓬金光，已自他短袖內飛出，正是先時接自老瞎子的一掌制錢，這一霎原物奉還，直認着老瞎子背後招呼了過去。

瞎子一隻腳方觸地面，忽覺背後有異，却已轉身不及，慌不迭向邊裏一閃，讓開了正面却躲不過側面，腰膀腿側間一陣奇痛，已吃兩枚青錢擊中。

濃眉漢子手勁十足，一掌飛錢雖是「滿天花雨」的打法，每一枚暗器的力道也是可觀。瞎子腿下一軟，差點跪了下來，鼻子裏哼了一聲，倏地一個打轉，縱出丈許開外，回過

身來。

隔着窗戶，狠狠的盯着出手的濃眉漢子，那雙白眼睛珠子怒凸着，幾欲奪眶而出——

「金磚不厚，玉瓦不薄，老瞎子只要有三分氣在，絕對忘不了足下這一掌青錢之賜，朋友你報個『萬兒』吧！」

黑瘦個頭兒的濃眉漢子冷冷笑了一聲：「花自飄落水自流——公冶平，這回你就認栽了吧！」

各人聆聽之下，除了那個散髮頭陀神色一凜之外，餘人大都不解，倒是瞎子明白了，聆聽之下，陡然打了個寒噤，一個勁兒的翻着他的那雙白菓眼珠子，一時間面若黃蠟，顯然吃驚不小。

忽然他發出了一串淒涼的笑聲。

「這就難怪了，瞎子我不但眼瞎，敢情心也瞎了——失敬，失敬——不知者不罪，瞎子這就認栽了……」

一面說，雙手抱杖，遙遙向着對方打了一躬，神色極見恭謹，較之先時的趾高氣揚，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話聲一歇，再也不作逗留，倏地擰過身子，忍着腰腿上的傷疼，一路起伏縱落轉眼消失於雨霧氤氳之間。